

美蘇在印度洋的角逐

一 前言

自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十一月底飛抵印度首都作五日官方訪問後，美國則於布會離別新德里返國的同時，派遣航空母艦特遣艦隊穿越麻六甲海峽，駛入印度洋。為補充因此而頓形減弱的太平洋艦隊實力，十二月八日美國正式宣佈，原以美國本土聖地牙哥為基地的八萬噸級攻擊航空母艦「小鷹」號（Kitty Hawk）和其護衛艦八千五百噸級的核子動力飛彈巡洋艦「賓橋」號（Bainbridge），已於七日起參加第七艦隊，在西太平洋服役。

美國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最近並曾表示今後將更加關切美國在印度洋的權益，美國軍艦出現於印度洋的機會將比以往頻繁。此類舉動，固因中東危機釀成的緊張情勢尚未完全解除，然同時也顯示出美蘇雙方在印度洋區域的競爭轉趨劇烈。

二 印度洋的地略形勢及特質

印度洋北起北回歸線附近，南一直延伸至南極洲，西起東經二十度，東迄東經一百五十度左右，總面積凡二千八百萬平方英里。四周大海灣有六，即紅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與麻六甲灣（或稱麻六甲海峽）。馬達加斯加島和錫蘭島為洋中僅有的兩處大島，其他重要小島有安達曼羣島、尼科巴羣島（Nicobar Is.）、馬爾代夫羣島、模里西斯島、桑吉巴島、塞昔耳羣島（Seychelles Is.）、索科特拉島（Socotra I.）等等。

大利亞位於印度洋的東南方，和紐西蘭在人種上與文化上皆有異於亞洲，為第一次區（大洋洲區）。第二次區指東南亞各國的濱臨印度洋部份，含印度尼、新嘉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等國。泰國目前雖在印度洋較少直接到

益，但如克拉運河鑿成後，形勢即將改觀。南亞次大陸為第三次區，含印度、巴基斯坦、錫蘭以及新獨立孟加拉國，印度顯然為其重心。第四次區指波斯灣區，「大國」有沙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三國，其他如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nited Arab Emirates）等皆乏足夠的現代化國防自衛能力。第五次區指紅海以迄亞丁灣一帶，含埃及、以色列、蘇丹、衣索匹亞、索馬利亞、葉門、南也門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的西南面沿海部份。非洲東岸自亞丁灣以下，可拿莫三鼻克海峽為界，劃分南北兩區，北區部份含索馬利亞、肯亞、坦桑尼亞等，近年來共產集團對之滲透已久，且已具有相當成效。以南部份包括葡屬莫三鼻克、南非聯邦以及島國馬拉加西、模里西斯等等，以南非聯邦實力最為強大，反共態度亦最堅決。

前述七區中，就整個印度洋海權形勢所極欲爭取的中央位置而言，以第三次區（南亞次大陸區）最具戰略價值。印度半島東臨孟加拉灣，西濱阿拉伯海，南向直伸入印度洋中心，而為東南亞與中東間的關鍵連接地。錫蘭島對於印度之關係就好像愛爾蘭島對英國、西西里島對義大利本土的關係一樣。印度洋周圍國家人口總額約佔全世界三分之一，而南亞次大陸本身又佔了印度洋之半。自第三次印巴戰爭結束後，印度在實質上已成為南亞次大陸唯一的一個區域強國（regional power）。蘇俄目前從事於爭取印度洋海權戰略優勢，將印度列為最高優先地位，意即在此①。

就印度洋北面大陸地形構造言，由於中緬山區、喜馬拉雅山、克什米爾高原、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 Mts.）、伊朗高原等一系列的叢山峻嶺，適為自北南下實施陸上作戰的天然障礙，尤以大規模運輸補給問題最難解決。今日共產集團若仍單循古老的陸權軍事路線向南施加壓力，不易獲得圓滿的預期效果。反而觀之，由海洋入侵印度洋，影響南亞次大陸以及波斯灣，則遠較方便。十八、九世紀英國建立印度洋霸權的歷史教訓，堪值吾人注意。印度洋宇太平、大西兩洋不同，乃一閉鎖型的海洋，如能將四邊戰略出

譚溯澄

入口（東北的麻六甲海峽、西北的紅海、西南的南非好望角、東南的塔斯馬尼亞海）加以足夠的控制，則可容易掌握洋內的主要交通網。大英帝國全盛時，此四處要衝皆在其統治之下，當時的印度洋實可稱為英國的「南方內海」。吾人當可憶及，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後，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東駛赴援，英國運用其廣泛影響力，致使俄國艦隊除能在法屬馬達加斯加獲得停泊權利外，很少能夠再在洋內其他港口添加補給品。蘇俄對此教訓，至今不敢或忘，故目前對於印度洋停泊地與補給港的尋求上，努力爭取，不遺餘力，蓋亦良有所因②。

三 蘇俄在印度洋的武裝活動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俄首次進入印度洋顯示威力始於一九六七年。該年有一支負有特殊任務的船隊在印度洋面收回太空船（space vehicles）。經過此次試探性活動，翌年即正式有艦艇駐防印度洋。一九六八年一月，蘇俄海軍總司令高希可夫（Admiral Sergei Georgievich Gorshkov）訪問印度。同年五月，蘇俄艦隊訪問波斯灣的伊拉克。一九七〇年實力最高時，艦艇曾達二十一艘。一九七一年一月，英國首相奚斯正式宣佈蘇俄派有四艘作戰艦、兩艘潛水艦以及八艘輔助艦在印度洋活動。同年十二月，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蘇俄為聲援印度先已派遣克里斯塔型（Kresta）與基達型（Kynda）飛彈巡洋艦駛入孟加拉灣，以抗衡美國八萬九千噸級核子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Enterprise）為中心所組成的特遣艦隊，結果迫使美國所採取的古老式「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遭遇澈底的失敗③。印巴戰爭結束後，印度洋蘇俄軍艦平均維持水準約在二十艘左右。

今年十月第四次以阿戰爭爆發，蘇俄艦隊在印度洋的活動一度激增至二十九艘。其中最令人側目者，乃新下水的航空母艦基輔號（Kiev）參加活動④，此為蘇俄派遣巨型航空母艦進入印度洋服役的第一次。該艦排水量達四萬五千噸，約可載七十架飛機，除可供反潛作戰外，尚具戰術性空戰能力。由上述軍艦激增數看來，一旦緊急需要，蘇俄在印度洋的海上兵力至少能比平時增加百分之五十。關於每年艦隊活動總量，最初每年只約一千個單位的艦舶活動日（1000 ship days），即平均每日約有兩艘半的軍艦在印度洋活動。

美蘇在印度洋的角逐

。目前已高昇至每年約有九千個單位的艦舶活動日，即平均每天約有二十四艘軍艦在印度洋活動。前後相差九倍，增加不可謂之不速⑤。由於十餘年來蘇俄對印度大量軍經援助的結果，終使蘇俄交換獲得至少四處的海軍基地和八處有特權停泊的海港。印度西岸孟買的大修船廠會提供蘇俄使用，海軍基地則以印度東岸的維沙夏巴南（Vishakhapatnam）為最著。但印度政府始終不願承認蘇俄艦隊得有特權的事實，其對外所作的解釋是：

「印度提供各港口，包括印度東岸港口以及海軍基地維沙夏巴南等港口的若干便利給予『所有各友好國家』，蘇聯即包括在內。……不錯，蘇聯船艦在印度的巡弋是事實，但其他國家的艦艇也是一樣。」⑥

一九七一年八月俄印簽訂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雖係實質上的軍事同盟條約，然印度政府仍強辯該約決非同盟條約。其對蘇俄海軍利用印度海港一事的解釋，就和對「和平友好合作條約」所持的態度相同。麻六甲海峽的新嘉坡，也將船塢同時供給西方國家和蘇俄軍艦修理之用。此外，由波斯灣以迄非洲沿海一帶，蘇俄尙可利用下列各港口或停泊地：

(1) 伊拉克的翁姆科色港（Um-al-Quasr）。蘇俄立約用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塔斯社報導遠東共青團員艦隊驅逐艦、軍用運輸艦和潛水艇組成的艦隊將自十七日起至該港訪問八天。

(11) 葉門的荷得達港（Hodeida）。該港位於紅海出入口曼得海峽（Bab al Mandab）的北方，有公路與葉門首府沙那相連，為葉門最重要的海港。

(111) 南也門的亞丁港（Aden）和索科特拉島。亞丁港為自印度洋進入紅海必經之地，以前英人在此經營甚力，建設宏偉。索科特拉島位於亞丁灣以東距海岸四百公里處，島中良港名哈地布（Hadibu）。

(四) 索馬利亞共和國的保貝拉港（Berbera）。與亞丁相對，中隔亞丁灣。為索馬利亞共和國之大府。

(五) 摩里西斯的路易港（Port Louis）。為摩里西斯首都，有小型的船舶修理設備。十二月十九日，一支包括巡洋艦、驅逐艦及潛水艇組成的蘇俄艦隊曾至該港訪問。

(六) 塞昔耳羣島（Seychelles Is.）附近，蘇俄軍艦時停泊於此。

(七) 卡格多斯卡拉球斯（Cargados Carajos）附近。該地在馬達加斯

加島東方。俄艦常在此水域停泊。

(八)查哥斯羣島 (Chagos Archipelago) 附近。位在馬爾代夫羣島

南方，離赤道不遠，為印度洋的中心。羣島中的迪亞哥加西亞島 (Diego Garcia) 美國有電訊系統及觀察衛星儀器設置於此。俄艦時泊於附近海域。

總計蘇俄在印度洋至少已獲得二十餘處之港灣或停泊地，但蘇俄為避免政治上的顧忌及偽裝本身的野心起見，暫時尚不願完全依賴於港灣補給，巨型的俄國修理艦和油槽船長期地輪流駐泊於洋內；據印度的海軍分析家估計，蘇俄艦隊總艘數中約有一半係輔助性的艦艇，其他一半方是真正作戰的主要力^⑦。

自一九六七年以阿第三次戰爭結束迄今，蘇伊士運河無法開通，蘇俄黑海艦隊難以迅速支援印度洋。因之，打通蘇伊士運河遂為蘇俄所極欲完成的外交優先目標之一。俄國艦隊由黑海基地駛抵印度洋，如穿越地中海，繞道好望角，則航程長達一萬一千哩。在目前全球性能源危機的壓力下，此種一來一往所需的油料，確為重大的負擔。蘇伊士運河通航後，航程即遽減至二千二百哩。每艘軍艦單一次的調動，就可節省一萬七千六百哩的往來航程！美國駐歐洲及中東海軍總司令貝格里上將(Admiral W. H. Bagley)於十二月十六日明白表示重開蘇伊士運河，大大有利於蘇俄海權戰略形勢的改善，而對北大西洋公約本身却並不具有直接的利益^⑧。此言堪值吾人警惕。

四 美國對印度洋的政策及評估

就全球戰略觀點而言，美國在印度洋最重要的利益乃是作為核子嚇阻武器系統之一的潛艇部隊，在印度洋中所祕密構成的戰略部署。當美蘇雙方在戰略武器威力的發展足使彼此均有毀滅的可能時，雙方只有在相互高度警戒下尋求武裝的和平 (Armed Peace)。印度洋地理位置優越，適宜於作為打擊蘇俄境內戰略目標與重工業區的理想飛彈發射地。帶有核子彈頭的北極星潛艇早已活動於洋內海底。自海神型 (Poseidon) 飛彈替換使用於核子潛艇後，因其射程之遠、威力之大，迫使蘇俄較前有更多的戰略目標陷於不利的處境^⑨。俄鑑知所以經常停泊於南也門海岸外的索科特拉島，實因該地之位置最便於追蹤美國潛艇在阿拉伯海下種種活動情形。雖然受此阻礙，但美國

潛艇隱藏於印度洋中仍然較太平、大西兩洋為佳，不易被敵所測知。

自印度洋沿岸國家觀之，最完善的安全辦法莫過於由列強各國宣佈並有效保障印度洋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非核子區域 (Nuclear-free zone)，不僅印度洋各國本身不得擁有海上核子武器，即列強所有的核子武器亦不得在印度洋水域留存。蘇俄的想法，以為如果能用活動於印度洋上的飛彈艦艇與美國交換，雙方共同撤出或同時減低印度洋的海軍活動，則不失為可談判的計劃之一。這樣，不啻迫使美國核子潛艇退出其在全球水域中最佔優勢的發射位置。蘇俄總理柯錫金過去曾提各列強應採取步驟，共同協商，藉以減海上武裝力量在印度洋的活動。這次布里茲涅夫訪印，和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所發表的共同宣言中亦提及俄印兩國應合作努力，以促成印度洋為「和平」的水域。在列強退出後，印度於蘇俄支援下，極易成為印度洋第一海軍大國，印度將由過去的大陸發展一變而為未來的海洋發展^⑩。唯美國迄今以為如果撤退北極星或海神型飛彈潛艇在印度洋的活動，乃為全球性警戒武力中一項難以彌補的損失，故對此計劃的反應並無熱烈之表示。

在波斯灣方面，美國主要的政策在維持該地區政治的安定。欲達此目的，應尋求滿足左列三條件：

(1) 於每一現存國家內，設法維持適當的國內秩序，以期非法的政變行為減至最低限度。

(2) 於每一現存國家內，設法維持適當的國內秩序，以期非法的政變行為減至最低限度。

(3) 各國建立充分的常備武力，其強度足以構成一種存在性武力 (force in being)，能夠維持國與國間的安定關係，但彼此却應避免產生不幸的武裝競賽。

以此三原則衡量，如一國民族主義運動演變至抱有極端激進的傾向，欲用暴力手段改造現狀，則當然引起區域內的緊張與不安。目前美國政府視伊拉克所標榜的政策，即有導致此類危險的可能。波斯灣區的三「大國」為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就海軍實力論，伊朗最强，伊拉克次之，沙烏地阿拉伯又次之。伊朗現有驅逐艦三艘、巡邏艦四艘、砲艦四艘、掃雷艦六艘、巡邏艇十艘以及其他鑑艇三十餘艘，驅逐艦三艘中有二艘係美援者，砲

艦、掃雷艦共十艘則全部係美援者。依據一九七一年四月蘇俄與伊拉克所簽

訂的條約，伊拉克可獲得蘇俄的協助，擴張海軍，但迄今尚未給予大量艦艇。伊拉克現有作戰艦艇最大者為一百五十噸級的原為蘇俄所有的驅潛艦，較諸伊朗海軍規模相去遠矣。沙烏地阿拉伯海軍，除兩艘德製魚雷快艇外，其他大部份為小型巡邏艦^①。唯沙國近年頗有擴建海軍的計劃，不久或將有可觀的發展。

大體言之，美國在波斯灣的長期政策，乃扶持伊朗以對抗由蘇俄支持下的伊拉克。今年七月伊朗國王巴勒維訪美，欲以巨額經費向美訂購艦艇多種。

十一月十六日蘇俄艦隊訪問伊拉克港口。凡此活動，均足以說明美蘇在波斯灣的對抗風雲。以目前伊朗與美國關係之密切，如伊朗能在波斯灣保持「次區海權優勢」於不墜，亦即美國在波斯灣推行「海權外交」（Sea—Power Diplomacy）政策的成功！（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說標）

附 註

註① George F. Steger, "An Examination of Soviet Intention", Military Review, August 1973.

註② David Woodward, *The Russians at Se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pp. 117-155.

能源危機與拉丁美洲的石油生產

王 建 劍

些屬於石油輸出組織的產油國家，驟然瞭解到石油的蘊藏並非是取之不盡，乃在連續幾次的石油國家會議中，從片面決定提高年金、租金或石油價格等方式，來保護他們的石油資源。

目前美國正在開採阿拉斯加（Alaska）的石油，遠景非常樂觀。美國是否可以維持未來的需要，將決定於未來阿拉斯加石油生產的情況。而西歐在必須要進口每日五百萬桶石油，才能維持每天一千八百五十萬桶的需要。但是在一九七三年，美國必須進口的石油已超出每日六百萬桶，因而新的估計，在一九八〇年祇是中東進口的石油，即需要每日八百萬至一千一百萬桶。西歐和日本同樣對石油的需要急劇的增加。因為石油需要量的不斷增加，那

註③ William J. Brands, "India and America at Od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73.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4, 1973.

註⑤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4, 1973.

註⑥ 印度外長史華倫星在印度答覆下議院反對黨質詢時所作回答，見華僑日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

註⑦ Ravi Kaul, "The Indo-Pakistani War an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73.

註⑧ China Post, Dec. 17, 1973.

註⑨ Jane's Fighting Ships 1973-74, USA Navy.

註⑩ Robert Jackson,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 1973.

註⑪ John J. Ruszkiewicz, "The Power Vacuum in the Persian Gulf," Military Review, Oct. 1973.
註⑫ Jane's Fighting Ships 1973-74, pp. 168-172, p. 264.